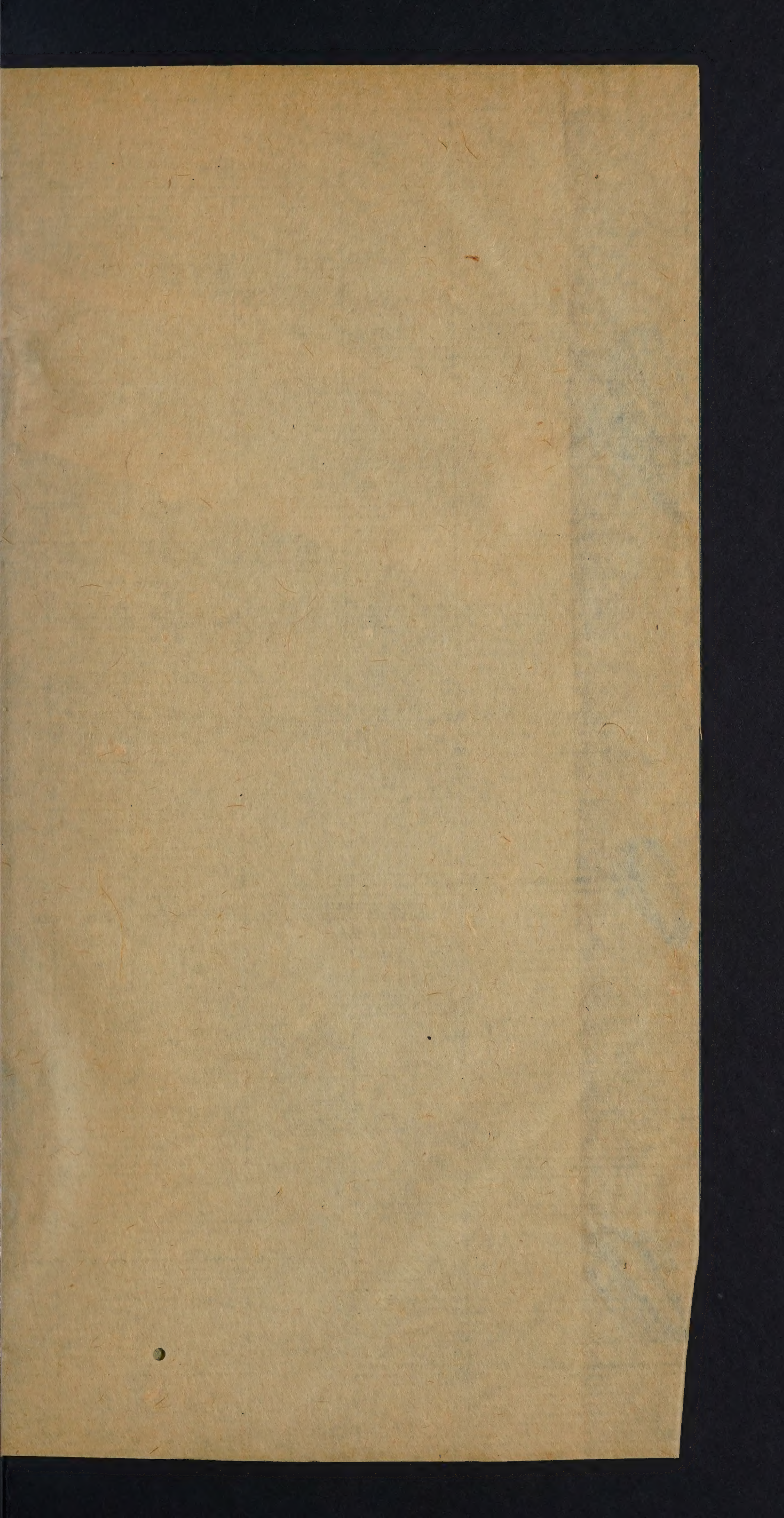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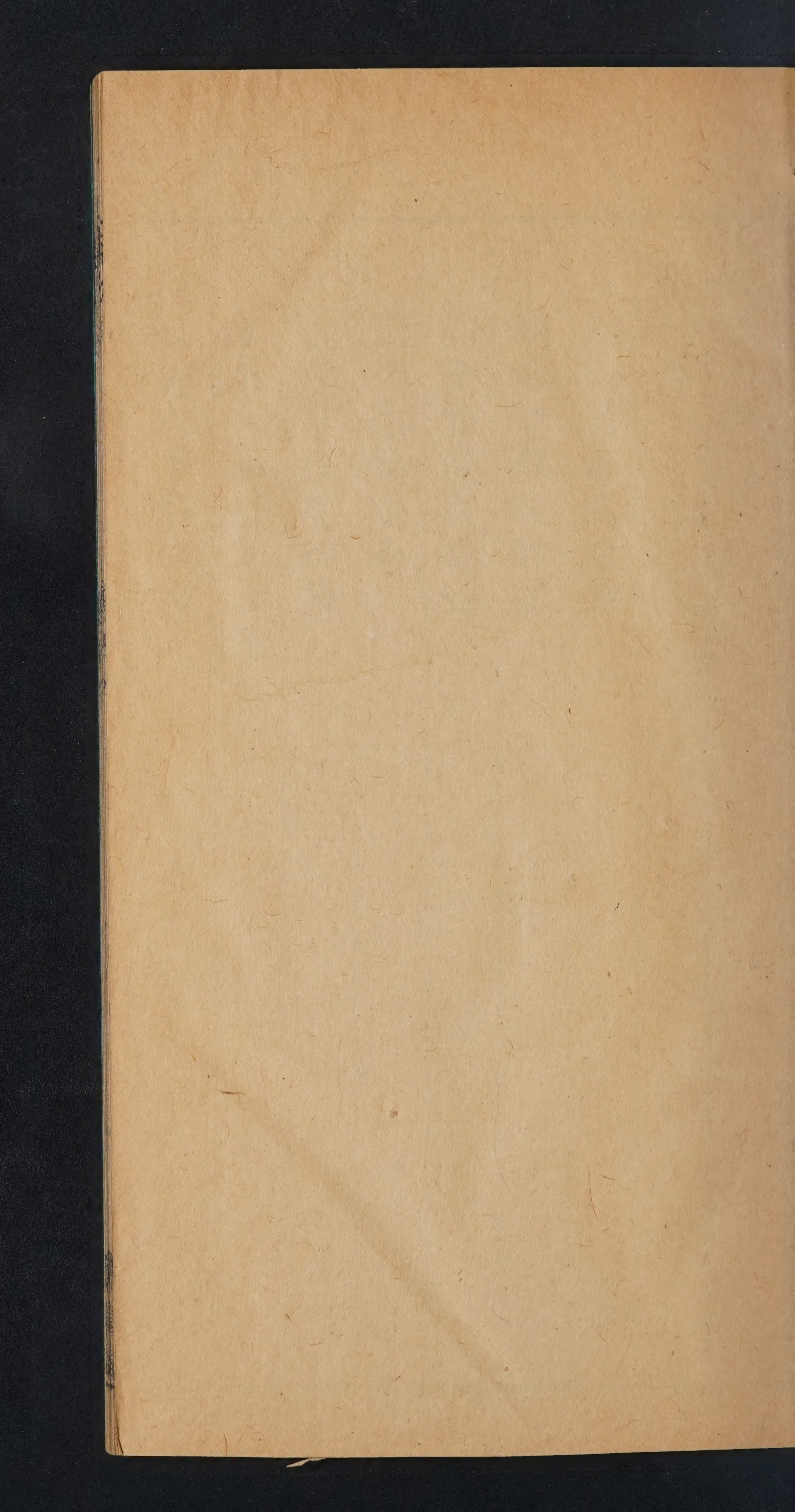








宋文選目錄

卷十六

宋文歸目錄卷十六終

竟陵鍾　惺伯敬父手評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參閱

胡銓請都建康疏

臣聞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何則其勢不便也漢高五年都雒陽是時方有山東之亂而秦之故地又未能全有危亦甚矣儻不先都四塞之地則天下非漢有也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此天下之根本在焉苟釋此不守則天下非漢有也臣嘗論項羽得關中而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高帝決都關中所

以搤其亢拊其背也。王郎得鉅鹿信都不能守。是不搤其亢拊其背也。世祖留意河北。所以搤其亢拊其背也。此兩漢存亡之決。貴敢邳彤可謂社稷之臣矣。今日天下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亢與背也。建康則搤亢拊背之要地也。錢塘則燕安酖毒之危地也。此處錢塘。是與人鬭而不搤其亢拊其背也。此項羽王郎入牛角之計也。若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帝世祖興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思隱之人。如漢民之謳吟思漢亦已久矣。苟不決策移蹕定都。何以繫西北延頸思隱之心乎。

鍾惺曰。建康亦非搤亢拊背地。然自南渡後言者。捨建康不能用

武矣宋不都建康而偏安錢塘識者已知其無意恢復矣落庵

請都建康自是致居恢復之第一着

朱熹曰澹菴此書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胡銓請誅王倫疏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一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十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

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

茅坤曰論理勢處最激烈然理盡詞止而氣極不衰

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纍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

可知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叅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

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

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

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

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鍾惺曰中國千古綱常名分皆此一書留之不獨南宋雖賈誼之

痛哭朱雲之直切劉向之精忠皆當避席



劉子翬論賈山

史稱賈山自下劘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審如是則比干諫紂子胥諫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邪晉有明暗寛暴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鍾惺曰士君子所恃以保身者以其言正也讀此為之寒心



劉子翬武帝論

或曰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此足稱者余謂君臣相與在貴以誠心不在貴虗禮也武帝以黯為社稷之臣是非不知黯也黯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超躐見用至謂黯為甚戇謂黯為不學謂黯為妄發卒見斥逐則不冠不見是虗禮也後拜黯為淮陽大守欲借其威重以請冠也黯不受印綬强予之曰吾今召君矣此紿黯欲令之淮陽也黯居淮陽十年竟不召也漢高祖騎項而問周昌據牀而見酈食其可謂亡禮矣然其計策行其身名顯故高祖雖有嫚侮之譏而英雄樂為之用者蓋其誠心相與不貴其虗禮

也。武帝力征匈奴。主父偃嚴安徐樂。引危亡之事諫之甚切。帝曰。公輩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悉拜為郎。朕征伐竟不已。又包南山民田為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朕遂起上林苑。蓋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朕有賞諫之名。無受諫之寔。何益於治乎。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此之謂也。

丘濬曰。論得當。武帝寔無辭以對。

鍾惺曰搏挽手段也其一班

劉子翬蘇雲卿傳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披剃畚樂為圃藝植耘艾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極寒隆暑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它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鄔人爭貿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溉圃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幣帛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

其圃翁運鋤不顧進揖之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叩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人曰肰客問德遠何如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因出書幣雲卿鼻聞隱隱作鼾若自咨嗟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伺則扃户閴肰排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訹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寘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沓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鍾惺曰、叙雲卿之高。張浚之賢。不費贊辭。而悠然自見。覺子長鋪叙爲有心矣。絶妙史筆、

方岳秋崖新居上梁文

折腰五斗米未寒鷗鷺之盟盍頭一把茅聊作龜魚之主浩肰小築雅矣倦遊秋崖老子本自犂鉏誤親筆硯朋友相過而問字勸趁文石之班君王頗說其能詩每與儒臣之選政爾細書扵冊府誰令替書扵軍門如彼同僚可羞噲伍退而閑禽孰與伸多引歸袖而拂天星攜簡書而臥雲壑百十年相公碑下久矣寂寥數月間工部眼前忽焉突兀山林有味花柳無私鍾山之英草堂之靈當識秋崖此意太虛爲室明月爲燭未問康廬主人咨爾工師聽予謠頌

鍾惺曰風流儒雅此文備之

朱熹戊午讜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横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者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仇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

譚元春曰何等痛切想見其穿齦指髮

必報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奸謀之所共卻而聖志益堅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丞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

撓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歡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人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説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

顧夢麟曰天下清議賴賢士大夫持之賢士大夫如此天下事尚可言哉最可痛恨

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仇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顛乃惘然如醉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凛然以寒心者而説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

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一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肆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此願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再權中外無事逆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仇者固已無所復發其口矣竊

伏田間。不勝憤嘆。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肰流涕。益傷其禍敗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艸野孤臣眷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倘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鍾惺曰。世之淺人。多詆先生為只辨講道學。而於君臣大義置不聞。蓋於先生此等文字。未之見也。能不愧死。因悟讀書少者。萬萬不可輕易論古。

鍾惺曰以經界責人

朱熹與留丞相書

熹輙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濶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為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公○減免經捴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為不深○而於漳之上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為疑貳

必行未免過情然其以古道自任亦可想見

之言以来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固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已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它事而渡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堅主以相公之言為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喻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賊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眛不任治劇亦當𤰞勉拜命走伏官

楊彝曰妙在高於處已處正高於處人

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覆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兹之事雖相公出命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竝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啓擬之恩讓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為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為終身之羞哉抑

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溪以前事為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倘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鍾惺曰。賢者出處不苟如此。士之趨進者當熟讀。

朱熹又答程允夫書

熹承寄示前書所論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裡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非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蔽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

蓋寫門不避僞直故言論益快

則與子張之稱清忠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荅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覬覦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從程氏○正楊子先病後

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僭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昔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閒反覆畔援於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

茅坤曰論得醇粹

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押闔之辭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為吾弟極言而

顧夢麟曰言論雖刻

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耳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尒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晩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它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屛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尤以異於雜薰蕕氷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汚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

實自于心出之

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未嘗不喜肰既喜未嘗不猒遑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肰葢不可曉肰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於蘇公嗾孔文仲戲而夵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為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肰不直則道不見吾弟督之幸甚

鍾惺曰蘓氏之學與文公之學實風馬牛不相及也而為學者所

宗。不容不辨。肰既辨而蘇氏學問之醇疵。自不相掩矣。



茅坤曰此一轉腐儒道不出

朱熹答張敬夫書

熹嘗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繇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務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鍾惺曰。語語真儒作用。曾有一毫道學氣否。而千古爲道學二字掩之。是誰之過歟。

朱熹與汪尚書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
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
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
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
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
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
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
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

爾。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亾以考其得失。則其肆肰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

鍾惺曰。持論自正。然由此觀之。則蘇氏文章為當時貴重可知矣。

朱熹又答汪尚書書

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審彼已較强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厲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當議也誠能自厲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既不振德又不修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茅坤曰是禦夷第一義從來策士談不及此

鍾惺曰力既不振德又不修宋敗亡始末不出此二語



朱熹賀陳丞相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懍懍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訣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

茅坤曰語出至誠与詆毀者不同

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冗
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
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
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
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
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
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
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
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

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
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
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
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
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
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
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
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
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

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尾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覆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脩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鍾惺曰俊卿賢相也最敬文公俊卿死文公數十里往哭之可謂知己矣然此書備責之若不相能者然可見古之知己正知之以此也

朱熹答劉平甫書

新年人事紛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敢奉聞者以無閑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省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能親且急哉又比來游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

將自踈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衙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竝游對床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寔但使衆怨見歸為僕作禍耳千萬幸登斐丈正歲出山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袁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茅坤曰語語修身涉世之要想見古師友有益處

朱熹答陳膚仲書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寔地但每事看得到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功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王耳

鍾惺曰真切學問實際工夫自是聖賢路上人語



